

吉本芭娜娜 著

李重民 译

甘露

（ 头部撞伤，丧失记忆，可这未必是厄运！不是吗？已故妹妹的男友，从前心里恋着不敢开口，如今不但追到了手，还相携着来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徜徉于沙滩上、夕阳下、椰风中。人生，从此有如满饮甘露。 ）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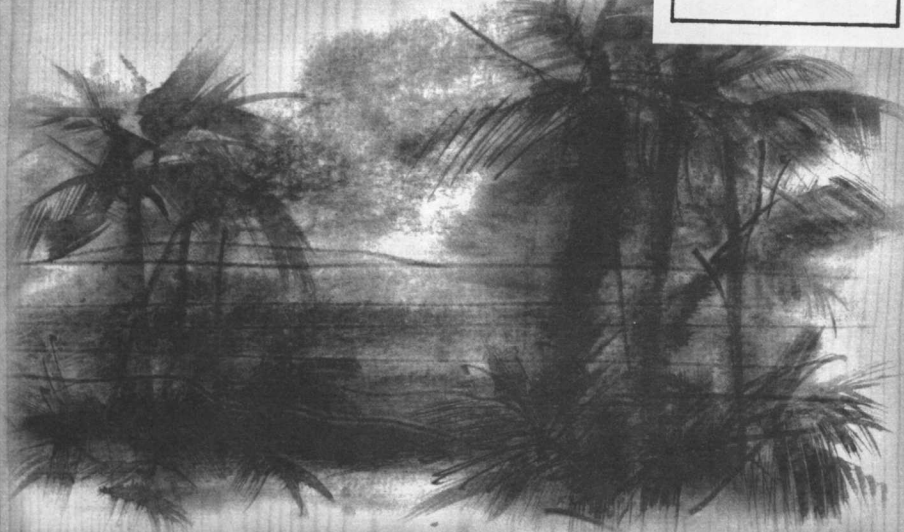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884583

I313.45

J062



甘露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784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露 / (日)吉本芭娜娜著; 李重民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12
(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

ISBN 7-5327-3134-0

I. 甘... II. ①吉...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3532 号

Banana Yoshimoto
AMURITA

Copyright 1997 by Banana Yoshimot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图字:09-2001-001 号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甘 露

〔日〕吉本芭娜娜 著
李重民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259,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7-5327-3134-0/I·1828

定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环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忧郁	1
甘露	29
一、慈雨	31
二、幽灵日	45
三、母亲和苦恼的健康	58
四、still be a lady/girls can't do	71
五、美丽的星星	87
六、完全的休息	102
七、生活	115
八、回家的路	125
九、秘诀种种	138
十、死了一半	150
十一、死亡和硫磺	165
十二、记忆	178
十三、0091	190
十四、something's got to give	206
十五、3·AM·永恒	218
十六、哲学家的密室	233
十七、快活的人	254
十八、What about your friends	275
十九、弟弟的回家路	289
二十、夜晚的灰姑娘	303
二十一、CRUEL	319

二十二、THIS USED TO BE MY PLAYGROUND	334
什么也没有变	349
单行本后记	357
袖珍本后记	359

忧 郁



我是一个典型的夜猫子，一般总要到天快亮时才上床，而且一上午都酣畅大睡，过了中午才会醒来。

因此，那天真是例外之中的例外。说“那天”，就是第一次收到龙一郎寄来的快件的那天。

我的弟弟还很小。对了，那天早晨，弟弟突然撞开我的房门，冲进来将我摇醒。

“快起来！阿朔姐，有人寄邮包来了！”

我迷迷糊糊地探起身子。

“什么事？”我问。

“有人寄给你一个邮包！”

他欢闹着又蹦又跳，如果我不理他又要睡下去的话，他眼看就会跳上床来，骑在我的身上。我只好醒了醒头脑，起床下楼去看个究竟。弟弟也缠着我一起跟下楼去。

我推开厨房的门，看见母亲正坐在餐桌边吃面包。咖啡的馨香扑鼻而来。

“你早。”我向母亲问候道。

“你早。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母亲一脸诧异地望着我。

“被阿由硬拖起来的。这孩子今天怎么没有去幼儿园？”

“我有些发烧啊。”弟弟“扑通”一下跳上椅子，边说边伸手取面包。

“所以才乐得静不下来了？”我这才算明白弟弟为什么如此欢快。

“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啊，看见你又蹦又跳的，心想什么事情让你乐成这样，原来在发烧。”母亲说道。

“其他人呢？”

“还在睡觉呢。”

“是啊。还只有九点半呢。”我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睡下时已经五点，突然被弟弟喊醒，脑袋还昏昏沉沉的。

“阿朔，你要不要也来喝杯咖啡？”

“好吧。”我在椅子上坐下。阳光从正面的窗户直射进来，暖洋洋地渗透到我的体内。我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朝阳的温馨了。母亲清晨在厨房里忙碌着的娇小身影，看上去仿佛是正在做新婚游戏的高中生。

4

其实母亲还很年轻。她在十九岁时生下我，在我这样的年龄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觉得真恐怖。

“呃，咖啡来了。要不要来点面包？”

母亲端着咖啡杯的手也很漂亮，怎么也想不到那是一双已经做了二十多年家务的手。我喜欢母亲那副娇弱的样子，又有些发怵，总觉得她暗中在做着什么狡猾的事情，所以才显得比别人年轻。

长得并不风韵绝致，却清秀而又妖艳，在年长男性面前颇有人缘的女孩子，每个班级里至少会有一个。看来母亲以前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她十九岁时结婚，那时父亲四十岁。在母亲生下我和妹妹真由以后，父亲因脑溢血猝然死去。

六年前母亲第二次结婚，生下弟弟，一年前离了婚。

自从失去丈夫、妻子、孩子这一稳定的家庭形式之后，我们家成了供食宿的“旅馆”。

如今住在这家里的，除了母亲、我和弟弟之外，还有吃住都在我家的表妹干子，和因为某种原因而住在我家的纯子，共五个人。纯子是母亲的孩提之交。

家里有着一种奇怪的和谐，像女儿国一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觉得自己很喜欢这样的形式。弟弟还年幼，简直是个宠物，能使家里充满欢乐，让大家的心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母亲这次很稀罕地找了一个年龄比她小的恋人，但弟弟还太小，加上母亲害怕在婚姻上重蹈覆辙，所以眼下还不打算结婚。那位恋人常常来我家玩，和弟弟十分投缘，我觉得他以后也许会和我们住在一起。这种感觉古怪的平衡，也许会持续到母亲再婚的那一天。

大家生活在一起，却毫无干系，没有血缘之类的关联。

第二个父亲住到我家的時候，我就有过这样的想法。他性格内向待人随和，所以他离开了这个家，我甚至感到有些落寞。家里有一个人离开，以后会留下无可名状的忧郁和沉闷，我怎么也不能从那样的惆怅中摆脱出来。

因此，我开始觉得，在某一人物出现而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时，如果有一个人（在我们家是母亲）能在所有成员之间保持平衡，那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一家人。

然而，还有另一种可能。

如果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长久生活，即使有血缘上的关联，那个人也会像令人怀恋的风景那样渐渐远去。

就如妹妹真由那样。

我喝着咖啡，啃着有些发硬的面包，脑袋里如此胡思乱想着。

我想，是餐桌与晨鸢的组合，才令我对家庭这个命题想入非非起来。

“呃，阿由，你再去睡一会儿吧。不好好休息，感冒会越来越严重的！”母亲将弟弟往房间里推。

“慢着！你说的快件，真的来了？”我问。

“我倒忘了。在大门边。”母亲关上弟弟的房门，回过头来回答。

我站起身，向大门走去。

阳光照在白木地板上，地上耸立着一个纵长的大型纸箱，像白色的雕塑一样。

起初我还以为是花。

我试着提了提纸箱，沉甸甸的。上面写着寄件人是“山崎龙一郎”，寄出地址是千叶的一家旅馆。是龙一郎在旅途中寄来的。

是什么呀！我忍不住当即就麻利地打开了纸箱。

里面没有附信。

6 纸箱里出现了一只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的维克托狗，显得很沉。即使隔着塑料袋，看上去也令人不由感到一阵阵喜欢。

我小心翼翼地将塑料袋一层一层剥去，里面的狗就像从大海里浮现出来一样跃入我的眼帘，光滑而古雅的色彩，以怅然的角度歪着脖子。

“哇！好可爱啊！”我惊叫道。

我把维克托狗放在一堆破烂的塑料袋和纸箱中间，睡眼惺忪地站立在那里，久久地望着它。

在晨鸢和尘埃的气息中，维克托狗如置身于雪景中一样洁净。

我不知道龙一郎为什么会寄来维克托狗。但是，我仿佛真切地感受到了龙一郎在旅途中的怀念之情。可以想象，龙一郎在旧

家具店的店铺橱窗里一发现它便爱不释手了。

而且，寄来维克托狗，这显然是在诉说着什么。

这正是我渴望理解的某种含义。

我像维克托狗那样歪着脖子侧耳细听，却一无所获。

龙一郎是妹妹真由的恋人。

真由已经死去。

半年前，真由驾驶着汽车撞在电线杆上死了。她是酒后驾车，而且还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

真由天生一副如花似玉的容貌，既不像父母，也不像我。这并不是说我们长得就特别难看，但不知为什么，惟独她一个人丝毫也没有我们三人共通的说得好听些是“酷”、说得不好听是不怀好意的味道，孩提时简直像天使木偶一般可爱。

她的姿色令她不可能顺利地走完一条普通的人生道路，她在还懵懵懂懂的时候就被人搜罗去当儿童模特儿，在电视剧里当配角，成人以后当上了电影女演员。因为这些经历，真由很早就离开了家，生活在演艺圈，在演艺圈里长大。

因此，平时她工作繁忙，我们很少与她见面。她患神经衰弱症突然引退的时候，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因为此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流露出工作不顺利的神情，每次见到她，她也总是快快乐乐的。

少女处在成长期的时候，演艺圈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引退以前，真由的打扮还很古怪，容貌、身段、化妆、服饰等女人的外形，简直好像是凝聚着单身男人的痴心妄想。

在演艺圈里无论混多久，很多人都不会变成那副模样，所以我想真由也许原本就不适合干那一行。她现炒现卖，临时抱佛脚，不断地掩饰自己的弱点，形成了东拼西凑的自我。神经衰弱

是她生命力的呐喊。

引退以后，真由与所有的男朋友中断了关系，突然与龙一郎同居。这时我想，真由是打算重新策划自己的人生了。

龙一郎是作家，听说和真由认识时还是电影剧本的改稿人。真由喜欢龙一郎写的剧本，无论他在为谁改稿，真由都能找到他。因此，两人的关系密切起来。

说是作家，其实他只在三年前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以后再没有出过书。但令人称奇的是，这本书对某种人来说简直是经典之作，至今还在悄无声息地畅销着。

那部小说极度抽象，内容精致，描写一群玩世不恭的年轻人。在见到作家本人之前，真由推荐我读这本书。读过以后，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可怕，我不想与他认识。我怀疑他是一个疯子。

但是，见面以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位极其普通的青年。而且我心里在想，这个人能够编织出如此精致的小说，他的大脑一定经常在进行着时间的整合和浓缩。他竟然会有那样的才华。

8

真由引退后没有固定的职业，和龙一郎住在一起，同时外出打打工。他们同居的时间持续得太长了，以致我和母亲甚至忘了他们还没有结婚。我经常去他们居住的公寓里玩，他们也常常回家来玩，而且总是一副快快乐乐的样子。说实话，我们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陷入酗酒、服药的泥沼里不可自拔。

她因为睡不着觉而喝酒、服药，或者在阳光灿烂的下午从冰箱里取出啤酒，我们丝毫没有觉察到她的举动是一种反常。但是，听说她有这样的习惯以后，我们才觉得她确实经常在服用那样的东西。因为太自然了，以致我们都没有察觉。

如今，我回想起真由幼年时那天使般的睡容，紧锁着的长长的睫毛，洁白娇嫩得难以呵护的皮肤，觉得她在进入演艺圈之前，在和龙一郎邂逅之前，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今天之所以这

样的征兆。

但是，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知道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起因于哪里，今后会怎么样。她自己还是谈笑自若，惟独心灵却非常贫乏，正在渐渐地腐蚀着。

“会不会只是服错药呢。”真由被送到医院里时，在医院的走廊里，龙一郎说道。她已经没救了。

“是啊，她还那么年轻……”我附和着答道。

但是，我和龙一郎以及在边上听着我们交谈的母亲，其实都不相信真由会服错药。这是明摆着的，我们谁也不会冒冒失失地讲出口来。

她真的会服错药吗？

真由平时做事非常细致，出门旅游总是将常用药按每天服用的量分别装在不同的小袋子里。这样的人难道会服错药？

何况，那时她已经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了许多，好像风烛残年一般，虽然人还年轻，却已经不可能看见未来和希望了。

不要抢救了，她自己也不会希望医生抢救她的——

9

我们都是她的亲人，都爱着她，然而这样的想法却笼罩在我们坐等着的冰冷的沙发周围，大声叫嚷似地撞击着我们的内心，回响在医院里那清冷而苍白的墙壁上。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几乎每天都哭红眼睛，然而我却不曾好好哭过。

我为妹妹的死只哭过一次。

那是维克托狗送来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弟弟陪同表妹干子去录像带店租回一盘名为“隔壁的托托洛”的录像带。

两人来我的房间拉我一起看，于是我走下楼去。他们没有丝

毫的恶意，而且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录像。我将双脚伸进温暖的被炉，和他们两人一起观看录像。被炉上已经准备好了小甜饼干和茶水。

播放了约有五分钟，我感到不妙。

那是一部描述一对姐妹生活的影片，极其普通的形象，却勾起了我内心里所有的怀念。那种怀念超越了个人的经历，恍然大悟的感觉像波浪一样不断地冲击着我的胸膛。影片原原本本地描绘出姐妹两人在短暂的童稚年代所看到的风和光，那是无比幸福的色彩。

其实，那时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起真由。

幼年一家三人去高原玩，躲在蚊帐里讲着鬼怪故事、害怕得挤在一起睡着了，真由那褐色的纤发散发着婴儿一般的乳香味……我绝不会在头脑里具体描绘出这样的情景。但是，我沉浸在这些情景所拥有的、简直像强力冲击钻一样的怀念里不可自拔，我的思绪偏离了录像，感到眼前渐渐地暗淡下来。

当然，有着如此感受的，只有我一个人。

10

弟弟全神贯注地盯视着画面不说话，千子一边写着报告，一边用眼角横过来看，还不时用漫不经心的口吻攀谈着。

“呃，阿朔姐，系井重里演的那个父亲的角色，很差劲啊。”

“是啊。但是，不是演得恰到好处吗？”

“你说对了，这就是‘味’啊！”

弟弟冷不防插进话来。

因此，尽管我们是三个人在一起观看同一部电影，东拉西扯地交谈着，当时却惟独我一人体会到一种奇异的感觉，我感到自己离开了他们，正在孤独地朝着超现实主义的虚幻空间渐渐走去。

那种感觉在视觉上非常明晰，而不是情绪上的忧闷。我想这

一定是和家人在一起观看，而不是我独自观看的缘故。

录像结束以后，我走出房间去卫生间。刚开始时的感动已经消失，我一边打开卫生间的门，一边极其平常地想着：“这是一部好电影啊。”

维克托狗就放在卫生间里，我的房间里已经没地方放东西了，所以一楼的卫生间成了我存放东西的地方。

我坐在马桶上，望着维克托狗的脖子那怅然地倾斜着的角度，忽然忍不住想哭。等到我回过神来，我已经在流泪了。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最多不超过五分钟。但是，我哀切地痛哭着，哭得无缘无故，哭得昏天黑地。那是一种悲痛欲绝的感觉。我幽幽地哭着。真由平时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要不就是懒懒散散的，连喜怒哀乐都麻木了，到后来整天都涂着浓妆。我不是为真由哭的，而是为了这世上所有的姐妹失去的年华。

我从卫生间里出来，回到被炉边。

“阿朔姐，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在拉屎吧？”弟弟问我。

“是啊，不行吗？”我没好气地回答。

干子笑了。

总算哭了个痛快，就这么一次，从此我再也没有哭过。

难道这就是维克托狗向我的倾诉？

在龙一郎出门去旅行之前，我只和他见过一次。

那是临近春天的一个夜晚。

我原来一直在做办公室小姐，不久前与上司发生争执被解雇了，暂时先在一家我常去的老酒吧里打工，每周上班五天。

那是一个神秘而漫长的夜晚，漫长得可以分割成几块，整体上却又始终有一种氛围连贯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眼看就要上班迟到了。我甚至来不及打扮，在黄昏的街道

上急急地朝打工的酒吧赶去。雨后的站前广场如同黑夜的水滨一样流光四溢。我匆匆地走着，地上反射出来的耀眼的光亮，不断地刺激着我的眼眸。

路边不断有人截住过路人，拼命询问“你认为幸福是什么”，我也被拦住了好幾次。我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些人便很优雅地向后退去。

但是，因为他们的提问，有关幸福的残影在我焦急的内心里骤然曳出一条长长的缤纷的思绪。我仿佛觉得，几首歌唱幸福的名曲的旋律，不断地在我内心里流淌着。

我陷入了沉思。

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有一个更强烈的、金碧辉煌的图像。我仿佛觉得那才是人们真正希望得到的。那是一个比汇集着所有的希望或光芒更加令人心醉的图像。

当车站前有人询问何谓幸福时，那个图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喝酒喝得醉醺醺时，它便陡然浮现在眼前，好像唾手可得。

12

难怪如此吧，我幡然醒悟。这么说起来，真由是对幸福贪得无厌，懒惰，一事无成，虚伪，禀性受到了扭曲。

令人称奇之处只有一个。

能让人忘掉一切肃然起敬的才能，就是她的笑脸。

她的笑脸已经变形，完全成为一种职业性的笑，但当她冷不防流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时，她的笑脸能够打动别人的心，掩盖她所有的缺点。

那张灿烂甜美的笑脸，在唇角上翘、眼角温柔地耷拉下来的的一瞬间，同时会猛然拨开云雾，映现出蓝天和阳光。

那是一张健康而天然的笑脸，清纯夺目，让人难受得想哭。

即使肝脏全部损坏，脸色憔悴，皮肤变得极其粗糙，她的笑脸的威力也依然不会受到任何损伤。